



艺文笔谈

名家随笔

诗词鉴赏

说好了要做邻居的

纪念朱鹏先生

卜键

续刊登了一些文章，也在《三联生活周刊》开设专栏，因不懂日俄语言，不能直接阅读两国的史料记载，颇受局限，朱鹏则在日文文献方面尽可能给予帮助。一次参加东京大学举办的学术活动，会后到奈良投奔朱鹏，在天理大学图书馆泡了整整3天。该校藏有不少中国古代的珍贵典籍，也有很多早期日本人考察库页岛的记述，收获甚丰。朱鹏执教的课程多，又担任着一些教学管理事务，而一有时间就到图书馆陪我，帮着检索和复印，还请嫂夫人陪我去参观了东大寺、春日大社等名胜古迹。前年6月他主办了一个清史研讨会，邀请振平、永江和我参加，会后与夫人开车数百里，陪我们到日本海沿岸游览，自然也少不了放松地喝酒聊天。

朱鹏伉俪情深，也深爱自己的家庭。记得他以前喝多酒会为儿子不找女朋友打官司，说其在洛杉矶的一家美国公司打工，忙得昏天黑地，下班后倒头便睡，30多岁了还没有女友。后来相见时一脸抑制不住的得意，儿子已经回到日本工作，很快就交上女友，一个文静的中国女孩。两年前的春节，老朱一家回天津举办了隆重的婚礼，我与妻子应邀出席。那也是朱鹏的高光时刻，在台上代表双方家长致辞，妙语连珠，飙天津话，飙日语，也飙英文，一脸慈和的朱伯母笑得很开心。但见规规矩矩站立的儿子恭敬向前，附耳一句，亢奋中的朱鹏很快打住，下来接桌敬酒。我有意发问：你儿子对你说了什么？告曰——快下去吧您呐。哈，本人猜的也差不多。

相处日久，便知朱鹏颇有几分侠肝义胆，喜欢交朋友，也喜欢向新朋友介绍老朋友。此前的10余年间，他每个暑假都会带日本学生参加北师大的汉语班，与同样带学生来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结为好友，郑重为我们作了引见，使我开始留意质平的妙文；我也会拉上几位好友（如金宏达先生、魏崇新、常绍民、张雷）一起坐坐，崇新与泓波夫妇访问日本，还受到朱鹏夫妇的热情接待；一次与黄任忠聊起，他在天理大学访书时曾得到老朱很多帮助，也是知交。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暑假间朱鹏未能带学生来京，但我与他的联系很密集，大多是麻烦他找资料：先因为为一部新作配图，请他找找浮世绘有无《金瓶梅》图册，接下来又请他代查与库页岛相关史料；他也请我留心一下清代的“洋枪”，遂将俄方几次主动赠送枪炮之事打包发往。应予说明的是，我为他做的仅一点点，而他为我付出的是大量时间：查日本陆军总参谋部间谍石光真清纪念馆，查1918年的庙街事件，查鸟居龙藏对东北和库页岛的考察，查日军对库页岛的占领……其间他将我等出席天理大学会议的论文翻译成日文，一遍遍往返核定，并结集出版；而我主编的《清代教育档案文献》推出第一编68册，朱鹏作为全书副主编并主持第三编，得知消息后非常高兴。

2020年7月19日凌晨，朱鹏发来两条微信：“现在是第一编，大概的体例出来了，整体的规划提纲有的话，发给我一份。暑假能回去一下就好了。”“我手里有一些日本外务省的档案，我下周要去东京，届时想去打听一下使用权的问题，能获得允许的话，可以加进去。另外，哈佛、麻省理工应该也有一些清末学人的资料，我也会想办法查一查。”说的都是《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第三编的规划。

7月27日，我请他帮助查询1859年日俄在江户谈判库页岛问题的日方代表，以及榎本武扬的《叹愿书》，回复：“好，我查一下，大概需要些时间。我这两天在东京儿子处，可能要在这些日子。有关库页岛归属问题，下周网课停了之后，正好可以去外交史料馆查一查。”

8月7日晚10点，我请他寻找美国史学家斯蒂芬《萨哈林史》的日文网络版，没有回音，还以为在忙碌中。9月中旬的一天，华立老师打电话来，沉痛告知“你的好兄弟朱鹏去世了”。我很震惊，非常震惊，简直难以相信！后来接到嫂夫人微信，才知道他在8月3日觉得嗓子痛，要了个急救车，结果被拉到一个小医院，又是拍片，又做胸透，都没有查出问题，岂知是喉头水肿，很快因无法呼吸缺氧昏迷，在医院抢救了一个多月，最终还是未能挽回，于9月12日化鹤而去。

前年岁杪，朱鹏生前最后一次回国，与振平辗转乘地铁昌平线至北邵洼，我开车去迎接，路上说起距大名鼎鼎的秦城监狱很近，二人提出要去看看，便弯过去兜了一圈。喝酒时，他拿出小孙女的照片炫耀，嘻嘻说为其拟乳名“猪肉丸子”，结果被儿子儿媳否决了；他对我居住的三合院很有感觉，询问还能租到否，再三表示退休后回国，希望能来做邻居。席间说到要开车去踏勘黑龙江，要找一个冬天去北海道大学查资料，还一起鼓动振平，畅想联排而居，白天各读各书，晚上一起喝酒散步的日子……

一个健壮开朗、热爱学术也热爱生活的朱鹏就这样没了？一个珍爱新生的孙女、也有很多未来写作计划的朱鹏就这样去了？痛！痛！痛！至今我仍不敢相信，不愿相信。

（作者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

诗词中的春节

张连起

春节，俗称“年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佳节。它起源于殷商时期的祭神祭祖活动，后一路演变，成为人们团圆的正式理由。

传统意义上的春节从腊月初八开始，经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的元宵。这期间，阖家团圆，盼着新春愿景，一年的尘埃都被新征程卸去。

终身不仕的田园诗人孟浩然，隐居山野之间，将元日书就得更有趣盎然：

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

春节团圆之日，总带着对于未来的期许与畅想。毛滂的贺岁词中，春寒未退，可即将到来的春天似乎已在眼前：

一年滴尽莲花漏，碧井酴酥沉冻酒。晓寒料峭尚欺人，春态苗条先到柳。佳人重劝千长寿，柏叶椒花芬翠袖。醉乡深处少相知，只与东君偏故旧。

古人对于春节有着严格的习俗。死、伤字眼自是不能说；剪刀也在一年之中有了短暂的休憩；杯盘碟盏此时都金贵了起来，一个破碎都是对春节的不敬。查慎行耳濡目染，对于这些习俗，更是根深蒂固在了诗文中：

巧裁幡胜试新罗，画彩描金作闹蛾。从此剪刀闲一月，闺中针线岁前多。

相比查慎行的细致入微，叶颙的《己酉新正》则大气磅礴了许多。天地风霜都是过客，乾坤日月不过寥寥。旧山河碰上新岁月，不知是对来年多么的期许：

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

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梅柳芳容得，松篁老态多。屠苏成醉饮，欢笑白云窝。

到了袁宏道的春节，欢喜的气氛更是踏上了节拍：

东风吹暖湿江树，三衢九陌凝烟雾。白马如龙破雪飞，犊车轹水穿香度。绕吹拍拍走烟尘，炫服靓装十万人。额罗鲜明扮彩胜，社歌缭绕簇芒神。绯衣金带衣如斗，前列长宫后太守。乌纱纱绶汉宫花，青奴跪进屠苏酒。

旧年离别时，沾染了太多风雪，尤其是大疫之年。人们或许怅惘，或许感慨，随着春节的降临，所有缺憾都化成了春节的期盼。新春是开始，亦是重生。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

画牛

杨小波

今岁辛丑，本年属牛。画动写静，情景俱有。力大无穷，性情温厚。耕耘不停，田间地头。蚊蝇叮咬，短尾轻拂。主人呵叱，缓缓回首。不似虎狼，怒抗役使。不似蚊蝇，烦人逐臭。砥砺前行，逆来顺受。肩负重任，无止无休。无物不容，无物不载。坤象地德，莫厚于牛。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驻会副主任）



丰子恺作

艺苑走笔

中国牛（组诗）

姚顺忠

孺子牛

为什么我们汉字骨架成鱼的形状 因为我们永远离不开水

中国大地上水的洪荒伟力 是这样一点一滴形成的—— 一锤一镰的汗水集聚涓涓细流 成千成万的血脉汇聚奔腾江河 她能托起一个大唐盛世 也能砸碎身上的一切枷锁

因为水 我们标记龙的传人 因为水 我们崇尚同舟共济 有多少仁人志士 读水识水

有几许帝王将相 疏水守势 上善若水 滴水穿石……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唯有一代伟人 以泳者的切身感受

第一次高呼“人民万岁” 彻底 融合我们与水 成为血肉共同体

此时 阳光正灿烂 此时 风景正美好 此时 俯首识道路 此时 昂头明方向 此时 需偶偶一回首—— 黄浦江和南湖的水仍然像乳汁 哺育我们胸膛的扛鼎烈火 我们要用肝胆熔铸铮铮脊梁 驮起每一滴水的温暖

我们要用初心糖化一举一动 催化每一滴水的甜美

我们—— 用所有岩石上的脚印保证 用所有铁器上的手痕保证 永远是水的儿子

拓荒牛

弓起背 把希望的箭射向远方 箭落之处是目标 也是待攻的堡垒

用满城灯火 话别亲情 披着星星 走过草地 戴着月亮 跨越荆棘 风雨中 踉跄向前 路 朝向目标延伸

用天籁梵音 对峙孤独 咀嚼塔影 抵抗饥饿 反刍荒凉 消除疲劳 血泪留在了山穷水尽处 欢笑发芽在柳暗花明时

理想的风筝一旦放飞 就该接回雷电的问候 拼搏的航船一旦起锚 何惧暗礁冰山的刁难

用太阳 补给脊背的力量 用脚印 烙开冻土的温情 用胆识 上山刀探寻捷径 用冷静 赴火海擒取一粟 用智慧 扳开黑夜 给黎明一条 缝隙 用汗水 垒砌温床 为钢铁提供 营养

一颗红心献给旗帜 满腔忠诚捧向人民 长江长城 巍巍昆仑 皆可作证—— 那副开天辟地的犄角 敢上月亮抓回一把土 能让蛟龙海底回首望

也许 我们衣衫不整 也许 我们蓬头垢面 但筚路蓝缕的风景 这边永恒独好

老黄牛

套上轭 我们仍然奋力向前 拉车 犁地 或者其他用力的活

喘息的气流 因为心神安定 有些老成 脚印的痕迹 加了一层老茧 更加厚重 这个季节 可以用身体沉积的盐 与年轻的米粒比拼 谁胜谁败 天空都一样晴朗

被绳索洗礼过的毛发有些暗淡 但仍然热爱早起的黎明 一滴汗水 记忆流年的芳华 内心岩浆涌动 速度还是那么倔强和固执 不敢怠慢任何号角 节令 甚至 礼数 仪式的崇高 永远高过生活的 复杂

岁月的膨胀 挤占了骨骼的空间 四肢的钙质 深情地眷恋着计划 与目标 时间和时代都要揽入怀中 站起来要随着太阳升起的节奏 奔跑

青山绿水揉进体内 言语就少了 日月星辰打磨的一言半语 有着 金属的质地 长江黄河引进血脉 动作就稳了 风霜雨雪淬炼的一举一动 透出 磐石的定力

爱白天的喧嚣 爱夜晚的絮叨 爱一条扫帚的质朴 爱一座楼房的温暖 今夜 站在爱的顶端 敬爱星空 敬畏每一片摇动的 树叶

更膜拜匆匆前行的霓虹 豪情与壮志又在肝胆拔节 催动 脚趾扣紧大地 牙关咬紧决心 向上坡又迈进一步

（作者系江苏省政协刊物编辑室主任，《江苏政协》《钟山风雨》杂志 执行主编）

书画鉴赏



勤精图治 韩必省 作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



▲卜键（左）与朱鹏（右）等友人合影

大约是8年前的暮春，在大阪的一个小型聚会上，我与高大魁梧的朱鹏第一次见面，碰杯絮语之间，竟觉得心一下子贴得很近。那是我与国家清史编委会几位同仁（有张永江教授、刘文鹏教授等）到日本访问，先到东京，再住仙台，最后一站是大阪。帮着联络接洽的是华立教授，曾任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所长，执教于当地一所大学，常热心帮助国内的清史纂修做一些事情，是她向我介绍了朱鹏。

接下来访问京都大学与天理大学，参观图书馆，举行座谈和小型研讨会，都由两位轮流作陪。朱鹏是天理人，国内读完硕士后到大阪大学读博，毕业后在奈良的天理大学文学院教书，渐升为教授。应我的要求，他还引领大家去了自己的办公室，有几分勉强，再三说太乱，开门后果然难以下脚，唯一的旧沙发上毛毯、围巾袜子与书稿交杂，除却两面靠墙的书柜，案头墙角乃至地上充塞着图书资料。一看就是个工作中的样子，是读书人的状态。

朱鹏是一个孝子，老母亲耄耋遐寿，居住在天津外国语大学，是以他经常回国，乘便也到清史编委会的图书档案中心查阅资料。他与永江为好友，又都有几分酒兴，常在附近的小酒馆对酌，有时也叫上我，喝得开心，话语便稠密，对他的了解逐渐加深。后来朱鹏曾陪天理大学的校长来编委会访问，西服革履，居间做翻译，交流颇亲切，却觉得有点儿官样文章，还是那个穿T恤衫的他更为真切。

退休后，我有意逃离京华软尘，避居于燕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读书写作，朱鹏反而来得更勤了。不管是回国参加学术活动，还是往天津探望母亲，多会弯到远郊与我聚聚。村中不缺小酒馆，有时他自己来，有时与潘振平等一起来，每次都喝得很开心，交谈时话题广泛，可中心仍在于学术。近年来我致力于搜辑东北边疆史地的档案文献，陆

